

天津市对外汉语教学论文集

(1993)

孙峰 施向东 主编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津市对外汉语教学论文集:1998/孙晖,施向东主编.
天津:天津人民出版社,1999.5
ISBN 7-201-03329-8

I. 天… I. ①孙… ②施… III. 对外汉语教学-教学研究-文集 IV. H195.1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13852 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出版人:成其圣

(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政编码:300020)

发行科电话:022-27307107

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

*

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10

字数:220 千字 印数:1-1,100

定价:14.00 元

编委会名单

主 编：孙 晖 施向东

编 委：（以汉语拼音为序）

陈昌娟 瞿麦生

· 施向东 孙 晖

王吉辉 张 旭

○教 学 篇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[3] | 汉语音韵学与对外汉语语音教学 | 施向东 |
| [15] | 语用学与对外汉语教学 | 瞿麦生 |
| [23] | 谈汉语精读课教学的“四个结合” | 杨惠芬 |
| [32] | 句子分析的符号图解法及其教学应用 | 韩鉴堂 |
| [41] | 浅谈日、韩留学生的汉字教学 | 王德贵 |
| [49] | 流行词语与对外汉语教学 | 李 莉 |
| [58] | 试论对外汉语教学中听说课的设置 | 李 柳 |
| [65] | HSK 中语法结构试题特点及应试对策 | 吕武祥 |
| [71] | 关于中高级阶段阅读能力培养的几点
思考 | 于 鹏 薄 彤 |
| [83] | 谈汉语当中的比较及留学生运用比较
时常见的错误 | 王姜梅 |
| [98] | 浅谈英语对留学生定语学习的干扰 | 李 慧 |

○语 法 篇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[113] | 几种“像”字非喻句的构成及特点 | 李增吉 |
| [120] | 多项定语的顺序与修辞 | 孟祥英 |
| [128] | “名+上”结构的意义 | 王 玮 |

- [137] “在”表“从”义说……………王 洋
 [145] “看(瞧)把你 V 的”及相关句式 ……陈凤霞
 [152] “应该”和“得”(děi) ……王锦绣

○词 汇 篇

- [161] 现代汉语中的套语……………温象羽
 [171] 汉语新外来词的几个问题……………姜恩庆
 [183] “名语素+动语素”偏正复合词分析……………王玉华
 [191] 外来词词意的变化……………曹小琪
 [199] 汉语合成颜色词的基本构成……………李晓芹

○文 字 语 言 篇

- [209] 部首名称规范小议……………耿二岭
 [220] 由女旁汉字看汉民族男女观念的变化……………史建伟
 [227] 试论同音词的修辞作用……………戈 屹
 [235] 中乌语音诸因素对比研究……………胡津龄

○文 化 篇

- [247] 人际距离在交际中的意味和作用……………卢 姪
 [256] 中西文化的冲撞——浅议中、外学生的
 空间意识……………马锦萍

○研 究 生 园 地

- [269] 现代汉语名词的单复数问题分析……………王汉卫
 [284] 现代汉语体范畴“着”“了”“过”的足句
 作用……………及轶嵘

[295]	采用否定副词“不”的否定句中的 焦点..... (韩)金希京
[301]	汉英日招呼语的对比..... 莫修云
[310]	后记..... 编委会

教 学 篇

汉语音韵学与对外汉语语音教学

□施向东

(一)

汉 语音韵学是传统语言学中关于汉语语音、音位、音系的学问，它是一门历史悠久、传统深厚而历久弥新的学科。汉语音韵学肇源于为汉字注音的方式方法的探究。众所周知，方块汉字的表音能力是很有限的，即使是形声字，主谐字和被谐字的读音完全一致的情况也只占一部分。其他造字方法所造的字，其读音就更无据可依。要使读书人掌握正确的读音，给汉字注音就很必要。在没有音标符号的古代，只能用汉字为汉字注音。注音方法一开始有“直音”、“读若”、“譬况”等。“直音”就是用同音字注音，如“钊音招”（《尔雅》郭璞注）。这种方法很方便直观，但遇到没有同音字，或同音字也很生僻的情况，就很难办了：“榼音磕”，注了跟没注一样。“读若”（或称为“读如”）是用一个读音相同或相近似的字来注音，如“桐，

读若乚”(《说文解字》)，“皇，读如往归之往”(《礼记》郑玄注)。但到底是音同还是音近，音近的话近到什么程度，也是漫无准则。“譬况”是对字的发音部位、发音方法、发音状况进行描摹，比如“天，豫司兗冀以舌腹言之，天，显也；青徐以舌头言之，天，坦也。”(《释名》)“旄，读近绸缪之缪，急气言乃得之。”(《淮南子》高诱注)“伐人者为客，读‘伐’长言之……见伐者为主，读‘伐’短言之。”(《公羊传》何休注)这种方法意在让人得到某个字发音的要领，很像今天的发声语音学的描写，但“舌腹、舌头、急气、缓气、长言、短言”之类的描摹究竟该作何种理解，汉语史学家至今还没有明确统一的认识，要想从中得出正确的读音，实在不是一件易事。大约在东汉末，一种准确便捷的注音方法——反切注音法产生了。反切的要义就是将汉字甲——汉语的一个音节切分成两部分：声母和韵母(连带声调在内)，用两个汉字乙和丙为它注音，汉字乙(反切上字)和汉字甲(被切字)同声母，汉字丙(反切下字)和汉字甲同韵母(包括声调相同)。例如“殫，都寒反”、“𦵏，冬毒切”等等。用反切的方法就可以将任何一个汉字的读音用两个常用字标注出来。反切方法一产生就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，汉末经师为经典作注解时就都纷纷采用了这种方法。

反切这一方法是不是在佛教东传、印度声明学知识传入中土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，音韵学界至今尚有争议^①。但是，佛教传入中土、洛阳译场中外僧徒翻译佛典在先，反切的发明和应用在后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魏建功《十韵汇编·序》说：“汉灵帝、献帝的时候，当公历186年至220年间，安世高、支谶、竺朔佛、安玄、严佛调(或作严浮调)、支曜、康巨、康孟详辈就

^① 见李新魁《汉语音韵学》85页。北京出版社1986。

在这期间于洛阳译经，服虔、应劭正是灵、献两帝时人；梵语之分‘摩多’、‘体文’^①，译事上不能没有影响，反切的办法是不是由这里变化出来的，颇可注意。”值得注意的是，上述诸人除严佛调为汉人外，各为安息、月氏（一作月支）、天竺、康居等西域诸国人。汉时译经，有口授，有笔受，有时还有传译。比如《道行经》，由竺朔佛口授，支谶传译，汉人孟元士笔受。而《法镜经》则由安玄口授，严浮调笔受译出^②。支谶、严浮调必是精通胡汉两种语言之人。佛典原文，不管拼写的是 *sanskrit*（经典梵语）还是 *prakṛta*（梵语方言），抑或是其他西域语言，总之是与方块汉字这种每一音节浑然一个整体的文字大相异趣的。译经活动必然促使人们用拼音文字的眼光去对汉字-汉语音节进行审视和解剖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反切方法应运而生，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了。

从这一点看来，汉语音韵学从它的产生开始，就与胡人学习汉语与汉人学习胡语结下了不解之缘。而音韵学后来的发展，这一种“情结”一直是纠结难解的。随遣唐使人唐留学的日本学子和僧人，将大批汉语韵书、字书带回日本，多少年后又传回中国，这是中日学术交流史上流传不息的佳话。大约肇始于晚唐五代的等韵之学，与印度《悉曇章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胡僧学习汉语，用读《悉曇章》的方法来练习汉字的发音，这就是等韵图的雏形。而为了诵经乃至为了深研佛典而去学习梵文的僧徒，也把等韵图视若瑰宝。因此，郑樵《通志·六书略》说：“观今《七音韵鉴》，出自西域。”又《七音略》说：“所以韵

① 摩多，体文，梵语的元音字母和辅音字母。

② 见汤用彤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第四章。

图之类，释子多能言之，而儒者皆不识起例，以其源流出于彼尔。”张麟之《韵镜序》也引郑樵的话说：“梵僧传之，华僧续之。”相传发明三十六字母的守温，就是唐末五代间的一位僧人。明代万历年间，即公元16世纪末，耶苏会士来华传教。法国传教士金尼阁(Nicolas Trigault)写了一本帮助西方人学习汉语的音韵学著作《西儒耳目资》。此书用等韵学的方法列出《音韵经纬总局》、《音韵经纬全局》两种韵图，并用罗马字母标注了汉语声母、韵母的音值。明清以后，历代学者为改革反切方法进行了不懈的努力，其结果就是“注音字母”的诞生。汉语拼音方案是对“注音字母”进行革命性的改造的结果。从此以后，对外汉语教学有了利器，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效率大大提高了。

回顾汉语音韵学的历史，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很多的。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充分利用汉语音韵学的理论和方法，利用汉语音韵学已经取得的成果进行更加有效的语音教学，应当是我们的一条捷径。

(二)

汉 语音韵学又叫作汉语的历史音位学(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)，研究汉语语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状态及其演变。对外汉语教学虽然教的是现代汉语普通话，但是普通话的语音是古代汉语语音历史演变的结果，对外汉语语音教学中用到音韵学知识的地方很多。尤其是属于汉字文化圈，比如日本、朝鲜/韩国、越南等国家的语言，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到汉语的巨大影响，至今留下了这种影响的痕迹，以这些语言为母语的留学生学习汉语普通话时，在语音方面受母语于

扰而发生的误差,往往可以从汉语史和汉语同该种语言的交往史上找到根源。寻找根源,无疑是纠正偏误的前提。在这一方面,汉语音韵学的知识是不可缺少的。举例如下:

例一,古无轻唇音和重唇音轻化的规律 朝鲜和韩国留学生在学汉语 f 声母的字时总是遇到很多困难,他们常常把 f 发成 p,如把“吃饭”念成“吃 pàn”,“方法”念成“pāngpǎ”,“衣服”念成“衣 pu”,“飞机”念成“pēi 机”等等。当老师告诉他们不要把 f 发成 p 以后,他们又常常矫枉过正,把本来该念 p 声母的字也念成了 f 声母,如把“喷气式”念成“fēn 气式”,“旁边”念成“fáng 边”等等。f 是唇齿音,汉语音韵学传统上称为轻唇音,p 是双唇音,传统上称为重唇音。清代学者钱大昕提出“古无轻唇音”的观点后,后世学者绝大多数接受了这一观点。汉语直到《切韵》时代还没有轻唇音。从重唇音中分化出轻唇音的历史过程是从唐朝开始的。而汉语传入朝鲜半岛的时代无疑早在唐朝之前。因此,那些后来才演变为轻唇音的字,在朝鲜/韩国语言中保留了重唇音的读音,就毫不奇怪了。哪些字后来变成了轻唇音字,哪些字仍然读重唇音,是有规律可循的。李新魁《汉语音韵学》指出:“重唇音分化出轻唇音……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:(1)三等,(2)真合口(带元音性的[u]或其他圆唇元音),(3)非重组的三等韵。”“重唇音分化出轻唇音,主要是东_三、钟、虞、尤、凡、文、微、废、元_合、阳_合十韵。”^① 对外汉语教师掌握了这些规律,就可以帮助留学生进一步弄清轻唇十韵字与朝鲜/韩国语的对音,使他们避免 f 和

① 见李新魁《汉语音韵学》164—165页。北京出版社1986。

p 的混乱。^①

例二,尖音字和团音字的发音问题 朝鲜和韩国留学生在念有些 j、q、x 声母的字时,常常念成 z、c、s 声母或 g、k、h 声母,如把“写信”念成“siěsìn”,“先生”念成“siān 生”,“小心”念成 siǎosīn,“江泽民”念成“gāng 泽民”,“咸菜”念成“hán 菜”等等。有人把“siān 生”之类的发音归结为“港粤普通话”的影响,

① 具体说来,轻唇十韵字在朝鲜/韩国语中的表现如次:1)东三韵中的唇音字在朝鲜/韩国语中韵母为 uŋ,如风丰[p'uŋ],在汉语中声母变 f-。2)钟韵中的唇音字在朝鲜/韩国语中韵母为 oŋ,如封逢[p'oŋ],在汉语中声母变 f-。(但要注意,东-韵中的唇音字在朝鲜/韩国语中韵母为 oŋ,如蓬[p'oŋ],在汉语中声母不变 f-)。3)虞韵中的唇音字在朝鲜/韩国语中韵母为 u,如夫敷扶[p'u],在汉语中声母变 f-。4)尤韵中的唇音字在朝鲜/韩国语中韵母也为 u,如否浮[p'u],在汉语中声母变 f- (但要注意,一等的侯韵中的唇音字在朝鲜/韩国语中韵母也为 u,如剖[p'u],在汉语中声母不变 f-)。5)凡韵中的唇音字在朝鲜/韩国语中韵母为 æm,如泛凡[pæm],相应的人声字法乏[pæp],在汉语中声母变 f-。6)文韵中的唇音字在朝鲜/韩国语中韵母为 un,如纷纷坟[pun],相应的人声字弗拂拂[pul],在汉语中声母变 f- (但要注意,一等的魂韵中的唇音字在朝鲜/韩国语中韵母为 on,有时也为 un,如本[pun/pon]喷盆[pun],在汉语中声母不变 f-)。7)微韵中的唇音字在朝鲜/韩国语中韵母为 i,如非妃肥[p'i],在汉语中声母变 f- (但要注意,同是三等的脂韵、支韵中的唇音字在朝鲜/韩国语中韵母也为 i,如比譬毳悲丕[p'i]臂披皮[p'i],在汉语中声母不变 f-)。8)废韵中的唇音字在朝鲜/韩国语中韵母为 ie,如废吠[p'ie],在汉语中声母变 f- (但要注意,四等的齐韵、祭韵中的唇音字在朝鲜/韩国语中韵母作 i 或 ie,如批[p'i]闭陛敝[p'ie],在汉语中声母不变 f-)。9)元韵合口字中的唇音字在朝鲜/韩国语中韵母为 æn,如反幡樊[pæn],相应的人声字发伐[pal],在汉语中声母变 f-。10)阳韵合口字中的唇音字在朝鲜/韩国语中韵母为 aŋ,如方芳房[p'aŋ],在汉语中声母变 f- (但要注意,二等的江韵、一等的唐韵中的唇音字在朝鲜/韩国语中韵母也为 aŋ,如邦棒榜旁傍[p'aŋ],在汉语中声母不变 f-)。

其实这并未看到事情的根本。现代汉语普通话中 j、q、x 三个声母的字，有两个来源，一部分来自中古汉语“精[ts]清[tsʰ]从[dz]心[s]邪[z]”这五个齿头音声母的字，例如“将、枪、墙、相、详”，另一部分来自中古汉语“见[k]溪[kʰ]群[g]晓[x]匣[ɣ]”这五个舌根声母的字，例如“江、腔、强、香、降”。后来，前者被称为“尖音字”，后者被称为“团音字”，普通话中不论尖音字还是团音字都已经读成了 j、q、x 声母。而在某些汉语方言中，尖音字还保留着[ts]组声母的发音，如广州话、汕头话、客家话、苏州话、温州话等，少数方言的团音字还保留着[k]组声母的发音，如广州话、汕头话、客家话、福州话等。朝鲜/韩国语中“汉字词”的读音，团音字仍保留着[k]组声母的发音，尖音字有一部分（这主要是指其中的擦音字，因为朝鲜/韩国语中没有辅音[ç]）还保留着 s 声母。如胸[hiuŋ]拘[ku]骄[kio]江[kaŋ]兄[hiəŋ]兢[kuŋ]京[kiaŋ]君[kun]均[kiuŋ]仅[kuŋ]肩[kiaŋ]；写[sa]西[se]新[sin]心寻[sim]仙先宣[sən]性星[səŋ]厢详[səŋ]消[so]羞袖[su]等等。因此，朝鲜/韩国留学生读尖团音字时偏离正确读音，恐怕是母语积习的流露，“港粤普通话”的影响，又使他们误以为自己的读音是正确的，因而巩固了错误的东西。这是对外汉语教师不得不特别留意的问题。

例三，[ɣ]韵字的发音问题 日本留学生常常把汉语[ɣ]韵字的韵母读成 a，如“唱歌”读成“唱 gā”，“喝水”读成“hā 水”，“汽车”读成“汽 qiā”，“社会”读成“xiā/[ɕia⁵¹]会”，“记者”读成“记 jiā/[tɕia²¹⁴]”等等。a 韵母和[ɣ]韵母音值相差很远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偏差呢？从汉语语音史来看，现代汉语普通话的[ɣ]韵母，有非常复杂的多重来源，是经过长期演变直到近代才形成的结果。汉语中古音（依《切韵》音系）是没有[ɣ]

韵母的,元代《中原音韵》的“车遮”韵,明代《韵略易通》的“遮蛇”韵,也不是[ʏ]。李新魁《汉语音韵学》为《中原音韵》“车遮”韵拟的音是 ie、i^we,张玉来为《韵略汇通》“遮蛇”韵拟的音是 ie、ye。直到清代康熙年间赵绍箕的《拙庵韵悟》,才记录了最接近于[ʏ]的[ə]韵母“格”(据李新魁《汉语等韵学》)。日本的汉字音读,吴音早在南北朝之前就已形成,汉音的形成不晚于唐朝。日本的汉字音读,反映的是汉语的中古音。汉语中明清以后发生的音变,当然不会影响到日本的汉字音读。现代汉语普通话[ʏ]韵母的字,有的来自中古的歌韵,如歌[汉音、吴音 ka]蛾[汉音、吴音 ga]何[汉音 ka 吴音 ga],有的来自中古的麻韵,如蔗社[汉音 ɕa]惹[汉音 dza],有的来自中古的曷韵,如葛渴[汉音 katsu 吴音 katɕi]曷[汉音 katsu 吴音 gatɕi],有的来自中古的陌韵、麦韵,如格革[汉音 kaku 吴音 kiaku]额[汉音 gaku 吴音 giaku]泽[汉音 taku 吴音 tɕiaku]輶[汉音 aku 吴音 iaku]责[汉音 saku 吴音 ɕaku],有的来自中古的铎韵,如各[汉音、吴音 kaku]鹤[汉音 kaku 吴音 gaku]恶[汉音、吴音 aku],日本留学生把这些字的韵母读成 a(入声字省去了后头衍生的音节),也是母语积习的自然流露。对外汉语教师应当对汉语的这些语音演变史熟记于胸,才能将日本留学生的这些发音偏误的要害抓住,把他们引向正确的轨道。

(三)

音 韵学重视对语言的整个语音系统的把握,因此又称为音系学。英文词 phonology,汉译为音韵学,又译作音系学。汉语音韵学的发展史,就是一部对汉语语音系统不断探究的历史。从音韵学初创时期对“五音”的分类、关于“四声”的讨

论、韵书编纂中韵部的编排次序和四声相承的苦心孤诣的经营、韵图的编制和改进、三十六字母的发明和完善、“五音”和“七音”的争辩，一直到明清时代的关于“等呼”的争辩、“四呼”的确立，无不是力图对汉语语音从系统上、整体上进行把握。对外汉语教师如果具有汉语音韵学的素养，在教学中运用汉语音韵学的知识去进行汉语语音教学，往往能够有较为宽阔的视野，高屋建瓴，事半功倍。尤其是若能运用音系学的眼光对汉语和外语进行音系的对比，就较为容易掌握两个音系的异同之处，不但能够对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语音经常发生的错误、偏误心中有数，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，而且往往可以预见到留学生容易在哪些方面发生问题，遇到困难，这样就便于对外汉语教师针对留学生的实际情况，突出重点、难点，实施更为有效的教学。

例如我们比较汉语与日语两个音系，我们马上就能注意到的是如下一些明显的不同点：

一、汉语的塞音、塞擦音有送气与不送气的对立，而没有清浊的对立：b[p]/p[pʰ]、d[t]/t[tʰ]、g[k]/k[kʰ]、j[tɕ]/q[tɕʰ]、z[ts]/c[tsʰ]、zh[tʂ]/ch[tʂʰ]，日语的塞音、塞擦音则没有送气与不送气的对立，而有清浊的对立：か[ka]/が[ga]、た[ta]/だ[da]、ぱ[pa]/ば[ba]、つ[tɕu]/づ[dzu]。这就是日本留学生常常混淆送气音与不送气音的原因。

二、汉语有轻唇音 f、两个流音 l 和 r、卷舌音 zh、ch、sh，日语没有轻唇音（日语假名ふ通常标注为 fu，但是这个 f 的实际音值是重唇音[ɸ]，而且仅出现在元音 u 之前），没有卷舌音（日语假名ち、し通常标注为 chi、shi，这里的 ch、sh 与汉语拼音的 ch、sh 完全是两回事。它实际上读作[tɕʰ]、[ɕ]），只有一个流音（一般标作 r，但不是卷舌音，据日本学者的描述，r 的